

新增「暗格秘密」番外

高口碑镌刻青春之作

耳东兔子

人气作家

暗格里的秘密

SECRETS IN THE
LATTICE

耳东兔子
著

秘密



年少时的爱，像风，看不见，却感受得到；
也像刻在桌板上的名字，怕你看见，又怕你看不见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格里的秘密 / 耳东兔子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9.5
ISBN 978-7-5500-3203-3

I. ①暗… II. ①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9759 号

暗格里的秘密

AN GE LI DE MIMI

耳东兔子 著

出品人	李国靖
特约监制	夏童
责任编辑	叶姗
特约策划	夏童 张丝
特约编辑	张丝 廿七
封面设计	小贾
版式设计	王雨晨
封面绘图	酥元棠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嘉业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张	18.25
字数	504 千字
版次	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500-3203-3
定价	59.80 元 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9-54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耳东兔子

言情小说作者。

90后双子座，天马行空，思维跳跃。喜欢旅游，喜欢看这万千世界、众生众相。热衷于细描自己所理解的每一种爱情，疯狂、炽热、温柔、隐秘，建筑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半童话世界。

已出版小说有《藏在时光深处的你》《我曾在时光里听过你》《他从火光中走来》《第十八年春》等。

新浪微博：@耳东兔子Luckygirl

微信公众号：耳东兔子



White Time

白马时光

图书 影视



手机扫码
即可关注
更多好书
影视内容

更多好书请关注“白马时光”

官方微博：@白马时光图书

豆瓣小站：@白马时光图书

官方书友QQ群：491379599

投稿邮箱：tougaoormsg@163.com

影视版权抢购热线：18210681599 丁先生

团购联系电话：13810019615

也许你还会喜欢



《他从火光中走来》

你去守四方平安，我会守着你。



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
Beijing JJ&G Law Firm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咨询电话：86-10-88320951

出版人：姚雪雪
出品人：李国靖
特约监制：夏童
责任编辑：叶姍
特约策划：夏童 张丝
特约编辑：张丝 廿七
封面设计：8080·小贾
版式设计：王雨晨
封面绘图：酥元棠

本书在全国各大实体书店和网络商城均有售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Best Time

白马时光

目 录
contents



楔 子 001

第一章

突如其来娃娃亲 008

第二章

露水同桌引山洪 029

第三章

你是无意穿堂风 051

第四章

明天起不喜欢你 078

第五章

暗恋之路阻且长 110

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六章		
你就是人民币啊	—————	138
第七章		
一心想要维护他	—————	165
第八章		
喷发胶和齐刘海	—————	190
第九章		
听说你们恋爱了	—————	222
第十章		
保佑他前程似锦	—————	248
第十一章		
春来春去明年见	—————	268



楔子

二〇〇七年九月，赤日炎炎，清华新生入学。

整座城市像个密不透风的搪瓷罐子，热浪难抵。清华门外，沿途可见茂密盛装的香樟树，树叶稠密，棵棵挺立，像是一排严防死守的警卫兵，个个魁梧威猛。

丁羨拎着行李箱在男寝楼下站了半小时。她个子不高，扎着高马尾，淡眉小嘴，有着一双充满灵气的瞳孔。谁说过，除了那双眼睛，她的五官都很平淡，不出众，倒也还顺眼。

过了一小时，她还没有离去的意思。

大二计算机系的曹文骏下楼买水瞧见这一幕，觉得新奇，顺手一拍发到了寝室的QQ群里。

“今日奇观，男寝楼下惊现望夫石。”

群里一帮技术宅，除了关注游戏、代码程序、实验数据，其他一概不理睬，这张照片并没有在群里激起波澜，谁也没回话，仍旧各自忙着手里的活儿。

曹文骏只当是分享一件好玩的事，也没往心上放，拍完就把手机揣回兜里，自顾自进小卖部买水去了。

等他买好水，站在小卖部门口喝的时候，手机疯狂地“滴——”了起来，他不紧不慢地掏出来一看。

“噗——”

嘴里的水就这么直愣愣喷了两步远。

群里有人回复了，不是别人，是老大周斯越。

就是那个前阵子刚输了一场高校联赛，心情爆差的周斯越啊。

“她人在哪儿？”

曹文骏忙拧上瓶盖，把水瓶夹到胳膊下，快速回：“那啥，就在我们寝室楼下，老大，你……你要来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究竟是什么女人能让周斯越秒从待了一个暑假的实验室出来？

然后群里瞬间就脑补了一部千里追夫的偶像剧，顺便还嘱咐曹文骏：

“老曹，快请小嫂子进屋坐坐啊。”

“老曹，帮我把内裤收一下，顺便把老大的挂出去，谢谢。”

“老曹，你去拍个小嫂子的正脸过来看看。”

曹文骏还真的拍到了。

在丁羨毫无防备的时候，他风驰电掣地冲过去对着她的脸按下快门，然后又以百米赛跑之速跑开。小姑娘一脸蒙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曹文骏已举着手机飞速逃离现场，还跟丁羨挥挥手，一步三回头地上了楼，气儿还没喘匀，就把收获的战利品一一发给其他两位室友。

在那个还没有美颜的年代，丁羨那张照片别提有多丑了，双眼惊恐得像死鱼，连平日里可爱的小虎牙都显得不那么可爱了，但皮肤倒是不错。

看完照片的室友表示老大的眼光真是一言难尽，纷纷惋惜，可惜了那么一张帅脸。

后来，据同组的室友小张同学描述，他跟老大当时正在实验室安装不久后要参加高校联赛的机器人，听完群里消息的老大，直接把机器人的腿捏断了……

捏断了。

小张同学为此抓狂，气得哆哆嗦嗦，连话也说不利索，把那位周少爷前前后后、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给诅咒了个遍，最后终于想起问那女的是谁？

曹文骏立马递上刚打听来的情报：“高中同学，听说为了老大复读了一年，考上了清华，而且，还报了计算机。”

小张同学愣住了，手也不抖了，脸上大写的“我×”。

有人惊呼：“这女的够牛×啊！”

为爱考清华，想想都伟大。

“不过……”曹文骏顿了顿，愁眉不展，“老大好像拒绝了她……”

众人：What！不愧是周斯越啊，女人算什么，程序才是王道啊。

果然，这世上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努力就能成功的。

这厢。

被拒的丁羨有点蒙，鼓着张脸，盘腿坐在寝室的床上托腮思考，食指指尖一下下规律地敲打着脸颊，头顶的风扇呼啦啦地转着，热风吹不散，连四周的空气都在跟她较劲。

周斯越到底喜不喜欢她呢？

忽然想起高三有一堂语文课。

老师双手撑在讲台上，双眼扫了一圈底下的学生，食指推了推眼镜，问：“在你们眼里，什么是长大？”

有人反应极快，抢着回答：“早上起来湿了裤子，然后会心一笑，哦，不是尿床。”

抢答的是班里最调皮的男生，平时上课就爱接老师的话，尤其是女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老师。紧接着，原本鸦雀无声的教室里迸发出哄堂大笑，就连丁羨身旁的人都忍俊不禁。

女老师年轻，脸皮薄，被气走了，后半堂课改成自习。

身为语文课代表的丁羨，伏在课桌上，侧着脑袋看了看旁边奋笔疾书的侧影。

周斯越正低头写数学卷子，飞快地演算着，握笔的手指修长，骨节清晰分明，依稀可以看见青色的血管，低垂的眉眼一如既往地冷淡，微提的嘴角表明，他明显是听见了刚才的话。

“周斯越。”

“嗯？”少年心不在焉地应了句，笔没停，眼皮也没抬，笔下哗啦啦列了一堆公式，一排排数字跟列好队似的直接从他笔尖蹦出，丁羨瞅着那张写满草稿的白纸，望着那一个个几乎不用犹豫的答案，满心唏嘘，又自我安慰：别激动，他是全国心算冠军。

“所以，你……那天是‘尿床’了吗？”丁羨把下巴搭在桌上，好奇地问。

那天？哪天？周斯越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哪天，她还敢提那天！

“三天不打，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？下次再乱闯我房间……”伴随着少年有些烦躁的声音，丁羨的脑门毫不留情地被他用圆珠笔弹了下。

丁羨揉揉脑袋，继续趴在桌板上涂涂抠抠，下意识地把原本镌刻在课桌上的名字刮出了深深的凹槽，一边刮，一边还不忘挑衅：“我就闯！”

周少爷撂下笔，忽然转头看她，头发在金灿灿的夕阳下金光熠熠，脖颈线条流畅地延伸到校服领子里，冒着尖儿的喉结微微滚了滚：“嗯，你不怕死就试试。”

丁羨怔然看过去。

那眼神吊儿郎当充满戏谑，小少爷的邪性又出来了。

然而，她总觉得那时候，周斯越是喜欢她的。

想到这儿，她略感遗憾地舔舔干涩的嘴唇，床下敷着面膜的室友已

经瞧了她半小时，忍不住插嘴道：“我今天听大二一学长说有个小姑娘为爱考清华，是你吧，挺厉害啊你。”

交际圈挺广啊姑娘，这么快就认识大二学长了？

丁羨回过神，想说过奖过奖，转念一想，过奖什么呢，人家又没答应你，坐在床上有些尴尬地挠挠眉。

闲着无聊，面膜室友拉着她说起了恋爱经。

“别慌，一次不行，咱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三次，三次不行就四次，我就不信了，你这朵鲜花还能插不上那坨牛粪。”

在这种帅哥少有，青蛙满地走的理工科学校，面膜室友觉得丁羨的那位学长应该只是普通的戴着眼镜的工科男。

丁羨这朵清新脱俗的小荷花配他真是绰绰有余了。

丁羨低头抠手指，嘀咕：“他可不是牛粪。”

耳尖的室友听后，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：“知道，知道，你的学长最帅了。单相思的女人是没有审美的。就连你暗恋的对象抠鼻屎你都觉得他仙风道骨得像刚从画上飘下来，对不对？”

说完，她瞟了丁羨一眼，后者已经平心静气地在床上练起了瑜伽，整个人倒扣到墙上，双臂撑在床上，白色的棉T恤衣摆顺着腰滑到背脊处，露出深凹的脊柱线及两个不深不浅的腰窝。

面膜室友倒吸一口气：“小样儿，看不出来啊，挺有料啊，没道理啊，就你这样儿的，往他身前一站，衣服一撩，分分钟的事儿。”

“脱过了，没用。”丁羨闭着眼，淡定地说。

事情发展如此迅速是面膜室友没有预料到的，虽说丁羨这胸不算大，但该有的也都有，应该不至于这么遭人嫌弃啊。

现在还有这么难找的禁欲系？

室友张口结舌，脑子一下没转过弯来：“你白天在男寝楼下脱衣服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今天。”丁羨翻了个白眼。

应该还是高三的时候，丁羨的外婆病重，丁父出差半年。乡下大姐来电告知外婆需要请护工照顾，每月出一千的护理费，加上乡下还有三个姐弟，每人每月出两百就行。

那一阵，丁家已是捉襟见肘，丁父刚调岗不到两年，工资还在基本水平，丁母那会儿下岗在家待业，还得还房子的月供，加上家里还有个小魔王弟弟要买这买那，对于丁母来说，这两百俨然是雪上加霜。

于是夫妻俩一商量，决定让丁羨母亲回家照顾一段时间，于是丁羨第二天就被母亲托付给周家照顾，丁母则带着儿子回了乡下。

这一走就是半年。

丁羨在周家度过了高三第一个学期，回乡下过寒假的前一晚，两人在房间里写作业。

其实是丁羨在周斯越房间写卷子，而周少爷就半靠着床头摆着一个潇洒不羁的姿势，一条长腿伸直，一条长腿曲着，打手里的小霸王。

全程都懒得抬眼皮。

一月，北京城外已经是冰封天地，朔风凛凛，窗外仿佛盖着一层薄薄的羊毛毯子。

丁羨哪有心思写卷子，心思全在身后盖着羊毛毯的少年身上，写了半天还停留在第二题。

约莫过去半小时，周少爷玩累了，丢下游戏机，揉着脖子，过来拎起她的卷子检查，然后就看见了一张比外头的雪还要干净的模拟卷。

破天荒地，他没有发脾气，只是冷淡地问了句：“还考不考清华了？”

丁羨觉得他对自己的态度有异，昨天跟班花讲题都不是这样，凭什么对她呼来喝去的，小脾气也上来了，把卷子一丢：“不考。”

话说到一半，周斯越弯下腰，扣住她的后脑勺，往身前一带。

嘴巴上温温软软的东西覆上来，少年很生涩，根本没什么技巧可言，碰到她的嘴唇动也不动一下，两张唇就这么傻愣愣地贴着。

周斯越自己大概也呆了。

就这么贴了三分钟。

丁羨能清晰地听见少年的轻喘，以及她自己咕咚咕咚、快要破胸腔而出的心跳。

周斯越的睫毛长得能戳死人。

丁羨的眼睑部分被他长长密密的睫毛尖儿触得发痒，这一痒直接痒到了心里。

屋外是一排排常绿不拘秋夏冬、居安镇守的香樟树；屋内是年少不更事、兵荒马乱的芳心暗渡。

两人都不闭眼，就这么傻愣愣地瞧着对方，贴着嘴唇，碰着鼻子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还是丁羨先开的口：“欸，要不要转一下？”

电视里好像是这么演的，脸对脸，捧着对方的下巴，转到另一侧。

“闭嘴。”少年红着耳根说。

后来丁羨无数次后悔啊。

那时是她距离周斯越最近的一次，这个男人性冷，骨子里又傲气，对她毒舌又刻薄，有多少机会能让他主动献身。

早知道这样，那晚就该把他办了！

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都做过一个梦，关于梦想，关于爱情。

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玛丽苏，其实不过是人工雷。

你以为的那个人其实没那么喜欢你，只是我们不愿醒。

第一章

突如其来娃娃亲

暗恋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，过完了你俩的一生。

——《小怪兽日记》

时间回到二〇〇三年六月，丁家有两件大喜事。

第一，丁羨考上燕三中学，全国重点；第二，丁父被调派至燕三区规划局工作，并且单位在燕三胡同给他分了一套福利房，虽然每月要交不少的月供，但方便丁母监督她学习。

在丁羨眼里，那不是监督，是监视。

如果那时能普及摄像头这种东西，或许她的房间早已布满针头，丁羨不得不感谢那个落后的年代，为自己的隐私保留了最后一方天地。

燕三胡同有百年历史，分东、西两巷，东巷住的都是祖辈里有头有脸儿的人，西巷后来被政府开发成福利房，分给单位里的科员，住的都是职工。当然了，丁羨的妈妈叶婉娴也不是善茬儿，看人下菜碟是她的强项。

六月末，丁羨告别乡下的小伙伴，跟着母亲搬进了燕三胡同。

福利房分在一楼，阴暗潮湿，墙面起了皮，往下落灰。丁羨房间的窗户正前方挡着一棵歪脖子树，夏天郁郁葱葱的枝叶恰巧遮住了她房间

的光线，有时候白天写作业还要开灯。一个月后，她发现看歪脖树有了重影。

相比住在主卧、带着一个大阳台和独立卫生间的弟弟，丁羨明白母亲的偏心，但早已习惯了不计较。

丁羨在歪脖树前坐了一整个暑假，然后想到一件事——申请住校。

“住校干什么？住校要多交二百块钱，你当钱好赚啊？”叶婉娴正在拖地，弯着腰说。

丁羨垂着头，紧紧盯着自己的脚尖，似乎也为自己大逆不道的要求而感到羞耻。

“别站在这儿碍手碍脚的，不会帮忙就回你房间看书去。”

叶婉娴拎着拖把出去洗，头也不回地补了一句：“别碍着你弟弟玩玩具。”

不等丁羨转身，身后的小魔王已经把新买的玩具车开到了她身边，车轮恶意地轧过丁羨的脚趾。丁羨也怒了，内心的小恶魔在蠢蠢欲动，直接一脚踹在小魔王的车上。

力道不大，车子晃了晃，很快恢复平衡。

小魔王不干了，下车狠狠推了丁羨一把。

丁羨一只脚踩在矮几上看伤势，后背陡然被人来这么一下，重心不稳，直直朝着一边的实木沙发扑过去，脑门正好砸在边角上，当即肿起一个圆凸凸的大包。

“丁俊聪！”丁羨压着嗓子吼，生怕招来母亲的责骂。

八岁的罪魁祸首重新坐回玩具车里，拍着手，指着她的脑门哈哈大笑。

丁羨摸了摸脑门，眉心正中位置凸起一个小包，像长了一只小犄角。

“道歉！”

她心里窝着一股无名火，嘴边却始终只能挤出这两个字。

丁俊聪冲她做了一个鬼脸：“就不，略略略略！”